



听说老家条岗村的村史馆建得不错,特地忙里抽闲前往一睹为快。自觉去得较早,实却姗姗来迟,早有几人在馆内走动。

这个村史馆设在村党群服务中心一楼,虽有两间100平方米左右的面积,却存放着村里不少压箱底儿的“宝贝”。一下子就把人们的思绪带进了历史的隧道。

镌刻在西面墙上的一幅《村史志》,将该村的历史追溯到明朝。条岗村古代地名叫“流团浦”,在明初也曾叫“栓马庄”“小马庄”,明朝中叶因大户陈姓筑庄圩,又叫“圩河村”,再后来改名为“条岗村”。在明初“流团浦”北有一个傍河依水的庄子,“洪武赶散”来了几十户人家到此定居,在村庄定名时,突然有一鸟窝从庄东头的大树上掉了下来,故起名叫“窝(dì ào)沟浜”。经历代繁衍生息,人口增至千人,最终定为“窝沟村”(因“窝”属冷字,后简写为吊沟村)。2001年,条岗、吊沟合并成条岗村至今……

在东面墙上,一组弥足珍贵的历史名人图片,向人们讲述着一个个耐人寻味的历史故事——唐朝村妇清明插柳救乡亲、打虎英雄陈贤、廉洁行政武状元陈为

琦、圩河阻击战十八英烈、开明人士陈伯盟、我党同路人陈为轩等感人事迹,激励后辈们铭记历史、缅怀英雄,继续为建设家乡努力奋斗。

摆放在靠墙四周的石磙子等农耕用具,木架上的黑白电视机、老式挂钟、存放衣服的旧木箱、橱柜和淘箩、菜篮等日常用品,生动还原了农民由远到近的过往生活,勾起了人们对逝去岁月的怀念,也寄托了浓浓的乡愁。

在过去传统农耕的那个年代,春拖犁耙,夏挥锄头,秋舞镰刀,冬扛铁锹,就是农民一年四季劳作的缩影。而耕牛和犁耙只是种田大户的“奢侈品”,一般人家只有锄头、镰刀和铁锹等简单农具。在耕牛稀少的年份,人工拉犁耕地不失为好办法。在一张木犁的前面扣上一根大粗绳,6个男劳力分列两旁,每人用一根由旧布条制成的“垫肩”扣住主绳斜套在肩上,一边打号子一边齐用力往前拉,后边有一个扶犁杖的人掌握翻土的深浅和转弯等工序。一天下来,一张犁也能翻土3至4亩。

据老人回忆,在几十年前甚至更远,稻麦收下后的主要脱粒

## 村史馆里觅乡愁

□周永祥

工具是牛打场,就是将割下的麦把或稻把放开铺在场上,用牛拉着石磙在上面压茬转圈再翻上两遍直至干净为止。也有用连枷和捶木棍的。有史书记载,“连枷,击谷器也。用竹数条,编之成枷,长约一尺三四寸,阔四五寸,一端装横轴,贯于一柄,而能活动旋转,柄长七八尺,竹制或木制。使用者以禾麦或豆,铺于地面,手持枷柄,用力击之,一击一转,用力甚省。”捶木棍则是选择一根长约一尺五寸、头粗尾细且略带弯度的木棍,经打磨加工成扁圆形后一手持棍,一手抓住谷物朝其穗部用力捶打使之脱落。这两个物件,至今在少数农家仍能见到。

再看近代,我记得,我们生产队购买的第一台黑白电视机是80年代初一户姓蒋的人家。在那个年代,其轰动效应不言而喻。当主人用小推车载着电视走在回家的路上时,便引来了无数人围观,没人敢相信就这么个玩意还能看到真人在动。天快擦黑时,他家便把电视机搬出来,放在大桌加小桌的最上边,靠场边用竹竿架根天线,左右摆动待画面清晰时加以固定。当人们从电视

屏幕上看到《霍元甲》武打的镜头时,惊讶之声响成一片,随即又鸦雀无声。尽管白天很忙很累,但往电视前面一站,个个浑身精神,每次不看到结束决不罢休。

靠墙一边还有那老式收音机、电唱机、缝纫机,照明用的旧马灯……它们既是“老物件”,又是“新奇物”。虽然早已失去了实用价值,甚至成了生活的累赘,但当其在展馆中重新被审视、打量时,人们还是感到那个年代的温暖,被深深打动,敬意油然而生……

在条岗村新型社区建设模型图前,与我一起观看的村党总支书记唐稳介绍:近些年,条岗村扎实推进农房改善、污水治理、河道整治、路桥建设等专项行动,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的乡村振兴之路。如今,村史馆已经成为男女老少茶余饭后“逛一逛”的打卡之地,成为人们追忆往昔“聊一聊”的最佳场所,更成为全体村民传承村史,延续民风,安放记忆的共同家园。这里记录了历史,留住了乡愁,更提振了干部群众发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精气神。

**作者简介:**阜宁县沟墩镇政府原工作人员

## 耕海牧渔痴心汉

□羊每

“靠山吃山,靠海吃海。”盐城没有一座山,自然吃不了山;盐城拥有一片海,辈有吃海的痴心汉。

他生有一颗耕海牧渔心。姓江,名海涛。三个字都带水,冥冥之中与水有着不解之缘。这水,便来自出屋可见的那片海。这屋,就在临海而建的黄沙渔港。

初识时,他已经五十出头,在耕海牧渔中风生水起。他拥有自己的捕捞船队,拥有自己的码头冷库,在当地的渔业协会中也是一名有为的“领导”。

江海涛是他的大名,但渔民不这么叫,都叫他“二斗”。二斗有什么含义,多数人也说不清楚。

与二斗的交集,是合作浒苔资源化利用那个项目。这几年,近岸海域暴发绿潮,一种叫浒苔

的绿藻在海面大量繁殖生长。为减少绿潮影响,政府组织打捞浒苔。本着变废为宝,我们立项试点浒苔资源化利用,为打捞上岸的浒苔寻找出路。最终,二斗赢得了项目招标竞争,获得了“前所未有”的试验任务。

交往越多,了解越深。二斗说,他逃不出世代渔民的命,初中毕业后他也成了渔民,跟随父亲到大海中淘生活。学布网、收网,学识海、开船,父亲手把手地教,希望他继承家业,成为劈波斩浪的“老大”。不负期望,没几年时间,父亲就放心地把“老大”的位置让给了他。又几年后,二斗不满足于一条船的“老大”,陆续购置了四条捕捞船,又建起了自己的码头,还办了规模不小的渔品加工厂。二斗只讲了自己的“简历”,其中的跌宕起伏只是在说说笑笑中轻轻而过。按我

多年从事海洋管理的认知,其中必定大有文章,类似“老人与海”的故事,可以写成一本厚厚的书。

接下了浒苔资源化利用的活,二斗就把捕捞、码头的事交给了他人。去山东、跑福建,寻合作,找市场,一心扑到项目上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项目推进顺利,完成了投标时的所有承诺。

投资了几百万元,蹚出了一条浒苔变废为宝的路子。各大媒体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报道,项目结束时,我和他有过一次深入的交流。我问他赚钱了吗,他说没有赚,也没有亏。我问他怎么想做这种风险性大公益性强的差事,他说他的一生是渔民,大海就是渔民们的田地,不能只种不养,把浒苔打捞上岸再利用起来,就是保海,就像养田。他说:“我抢着做这个项目,只是想尽

自己所为把海养好,渔民们今后好捕更多的鱼。”我一点不怀疑,这句话不是发自二斗的心底。

“二斗是什么意思?”我问他。“斗海、斗人,年轻的时候是这样想的。”他平静地回答。“现在呢?”我追问。“斗自己,斗内心。”他仍然是那样平静的语调。与大海和解,与生命和解,与自己和解,我这样的理解,不知是否为二斗的本意。

“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。”这句话虽然出自陆地上的《锄禾》,但也适用于耕海牧渔。辛苦地耕海,辛苦地牧渔,辛苦地守护着这片海,辛苦地学会与大海和解。岁月流逝,虽然很难再扬“老大”雄风,但二斗仍然有一颗拳拳之心,在耕海牧渔的道路上痴心不改。

**作者单位:**盐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